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宋長洲王 楙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僞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爲莽

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

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

道者爲先生何也質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

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有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

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茗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

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詞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墜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

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韞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歿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韞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韞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韞汝

聖名書言 卷二十二 五
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鞵銘有曰
羅鞵羅鞵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
遺鞵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
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
鞵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
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而為
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

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
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
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為言歐陽詢
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
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
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
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

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
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
爲曷孫曷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
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豈之
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
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
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
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
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
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
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
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危謚曰安國君曾祖黼
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
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
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
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

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
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
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
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疑十世祖或謂十八世
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
三邗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
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
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
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

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
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
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
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
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
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
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
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
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

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

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板輟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

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
結婚之謀兼據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
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
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
嚴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
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開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
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

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旣廢家居治產以財
自娛其及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
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
遠爲都護其及答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
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
義衛青旣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
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及故舊動存規戒其不
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西漢人字不與名同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
 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
 志公玉帶為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
 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玉者音
 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鼃錯傳錯字無音據班
 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
 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
 獲怒於一可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
 入聲韻也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

僕又考之文字四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
 為入聲而東漢四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
 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園公彭祖風俗記合云
 姓錢名鏗據史記注公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
 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
 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符符二姓

符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符符融其先魯
 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符堅之姓從艸

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
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
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
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
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
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
祿書曰從艸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
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崑東坡以鳳尾諾對虎
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
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
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
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
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
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

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
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為是郡其任甚
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為吳郡之地尚全
有浙西之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為吳興
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
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
為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
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
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
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
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
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
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

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
宗卽璟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
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
喪潘妃之女闍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
也

二迹

傅毅通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
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
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麪以斤兩爲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
麪以三片四兩爲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哀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
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

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口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

王翦白起之兵旣并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矧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容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

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宋長洲王楙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

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

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

桑書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

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胛熟日已

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胛至微

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

傳亦曰羊胛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胛此一

字三說不同蓋胛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

不敢必以爲孰爲正也然胛者有也髀者股也二

字意雖不同爲孰之時似不相遠至胛則太速矣

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腴論詩在雉膏羊腴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

通鑑三百九十九清集

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母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盜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

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管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

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
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
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
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
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
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
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
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
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
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
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
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
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
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
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

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儼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儼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儼把一

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謚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旣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

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
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
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
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
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十二行白詩酬
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
故云似協或者之論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
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
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旣言帳又
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
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
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

禪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
春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
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
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
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霧霈大雪
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
紛竹栢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
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
熹間大寒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栢傷
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
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
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
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
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止見毛
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爲地名用知此

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且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字耳旣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儻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

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
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
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
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
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
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
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
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竒偉反若婦人女子此
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
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
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

手

三千疆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
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疆弩字杜
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
曰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卽破矣又五代世
家亦有三千疆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

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

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
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不可謂地上之影也
不如日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
之聯句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
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
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
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
金鎖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
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
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
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
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
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
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
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
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
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
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
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
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
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
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
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
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
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
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
衝開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
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
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始臧發

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
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
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
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
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
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鷲匹蠭三事

毛詩弁彼鷲斯鷲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鷲斯
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鷲斯失矣曲禮庶人之

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鷲按廣雅鵠鳴鵠也蓋
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鷲何待引說者之
云東京賦淵游龜蠭郭璞謂靈蠭能鳴則此龜屬
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兪字林大龜似猓
不知似猓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
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
胃鳴者蠭蓋胃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日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

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冗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頽頽
臧頽涕唾流沫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
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
是曰寤交其流四也衡重鎗銖續微影撇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
之送窮文鋪叙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
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叙又用此體焉得謂無
所六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
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
西域獻黑鷹得鵬雛眾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
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
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
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
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
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

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寔寔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螻蛄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宋長洲王 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
曰水晶雙枕旁有憶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
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
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
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
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憶釵雙翠翹又池

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
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
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
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
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
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
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啞轉鳴玉驚起
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施用亦佳唐詩
亦有一枝嬌卧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
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
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
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
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
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

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叅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補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毋陽尹建康令金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

北史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爲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

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壘空元微之詩槽竅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

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开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日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僕

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間也佺期之
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
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
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
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
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以拆用
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

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
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
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
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
作陸尚書誅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
天爵鬱為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
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

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涓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螻紛紛秦速亡矣蠶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下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却注

蝶粉蠶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
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妄
唐花間集邠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
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窳矮金壺肯持送按莎殘鞠更傳栢注詩者
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窳矮則引玉篇
注曰窳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
注下謂窳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

謂人短爲窳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
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
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按沙蕉葉展新錄從便桃
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
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
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

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
狙獐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
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
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
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
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
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
虺言其專復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
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
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譌
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
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爲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
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

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
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
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
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介狐楚薦齊
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
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
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
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
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蚰食遮反如魯直
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
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
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
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猓嘗近村落入人室
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
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日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王時事一述

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
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
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
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
爲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
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
西有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
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
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
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
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
計死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
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
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
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
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
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
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

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
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
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
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詩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
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
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
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
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
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
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媼未幾坡過海此
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
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真言鴻也
棟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
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
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
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棟盡寒枝不肯棲此語

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
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
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
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
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
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
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爲志也論語亡之命矣

入下訓死而楚王躑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
死亡字爲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
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
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爲婚
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
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爲諷字
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
以遠離字爲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傳
咸韓退之等詩竝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

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昭高唱
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
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
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
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甸
奴傳必我也爲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脩葺祖此
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葺之注葺與集
同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八反劉音
集知葺輯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爲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
體祖宋玉而許彥同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
於宋玉豈誤也僕謂此禮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

蟪蛄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
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
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
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如此僕讀前漢天
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
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弭飢之
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蠻鼠
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按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
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
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
述異記知其爲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
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

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
華懼禍及改名華遜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
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
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
趙后外傳

